

一个人看电影

朱日亮 著

朱日亮小说精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一个人看电影

朱日亮 著

朱日亮小说精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人看电影：朱日小说精选 / 朱日亮 著. — 长春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2015.7

ISBN 978-7-5387-4746-1

I. ①一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61668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责任编辑 王默涵
装帧设计 陈阳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，违者必究

一个人看电影

朱日亮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410千字 印张 / 23

版次 / 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 /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2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

短篇小说

走夜的女人	003
还等什么	014
水暖工	026
小地方	037
水捞面	053
一个人看电影	065
雀巢	084
野猪泡，野猪跑	098
六亩地	113
氓	128

中篇小说

青草的欲望	147
闹红	177
欠债人	208
浪漫与迷途	242
恐惧	281
暗账	324

短篇小说

走夜的女人

合租的这间屋子是一幢筒子楼的七楼，一居室一厨一卫。七楼其实就是顶楼，这几年一般的民居楼都是七层。这样的楼层，上下楼累也累不到哪儿去，因为是七层，省掉了安装电梯的花销，所以开发商们都愿意盖这样的房子。道理谁都明白，到头来有账可算。有账可算，其实就是有钱可赚。这年头人们忙来忙去图的是什么，不就是一个赚钱？

她们是三个月前租下这间房子的，房租是一月六百块，房主要一次付清半年的租钱。两个人合计了一会儿，就一人三百块一月租了下来。主要图的是清静。这里是城市的中心，却又闹中有静，一边是老胜利公园，一边是向西流去的清江河。不过一开始李夏有些犹豫，她犹豫是因为那个“静”字：清江河靠近街心是石板铺的人行路，一到早晨，来来往往都是晨练的老头和老太，可是到了晚上，除了白惨惨的路灯，就看不到人了，何况石板路那一边，就是靠近清江河那一边，还长着半人高的蒿草。而且据说，河边的地方，出过几起案子。最吓人的一件，是一个女人让人奸污之后扼死，埋在了河滩上。强奸也就罢了，干什么还要扼死人家？这件事是住进来以后听说的。不过最后，李夏还是把该出的一千八百块掏了出来。就是这样的地方，她和吴银弟差不多跑了三天，鞋跟儿都跑平了。

吴银弟是在火车站认识的李夏。她们当时都坐在候车室里的候车座上。两人离得很近，相隔了三四个座位。彼此注意，是因为吴银弟发现两人穿了一模一样的裙子——那种黑色的露出小腿和一部分大腿的体型裙。各自问了价钱，两个人就认识了。原来她们是在一家商店同一个摊子上买的，只是吴银弟那条裙子，比李夏的少花三十块。吴银弟就说，什么？三十块呀，走，找他们去。李夏拉住她，说，算了算了，一来一回，还不够打车钱。此后，两人才看见对方脚下的一只皮包，原来两人带的东西都不多，看着就不像生意人，就有话多说没话少说地聊起来。相比之下，李夏的话少些，吴银弟的话多一些。两人都来自西边的县级市。吴银弟说她

叫吴银弟，李夏就说她叫李夏，吴银弟二十一，比李夏还小了两岁。其实两个人都没说出自己的真名。李夏真名叫李小曦，吴银弟用的是她姐的名字，她的名字叫吴带弟。吴银弟说她还没找到工作，不过她相信大城市饿不死人。她问李夏是干什么的，李夏迟疑了一会儿。说她做的是陪读，但是那家人家屋子不宽敞，她想自己租房。吴银弟说，租房？你我能赚几个钱？到头来不都搭到房子上去了？李夏说，所以她才不干了，才想找个别的事情做。不过总得有个睡觉的地方呀。吴银弟说，是呀是呀，我也想找房子呢。于是，从那天起，两个人就一起找开了房子。白天找房子，晚上睡车站，一连找了三天，才找到了这间临着清江河的屋子。

七楼且是独单，有厨房和卫生间——这是最重要的，还有一个不到三平方米的阳台。不如意的是没有天然气，不过像这样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找了，所以李夏和吴银弟几乎没商量，就点头答应了。

接着就是跑到步行街采购。她们买了两床被褥，买了煤气罐和煤气灶，买了锅碗瓢盆暖水瓶。当然是一齐采购、一起算钱，最后一家一半出钞票。争议也不是没有，最后，总是李夏让步。比如，所有东西吴银弟都拣便宜的买，李夏悄声说，怎么都像卡通的啊？吴银弟就撇撇嘴。比如屋子里原来就有一张大床，是房主留下来的，比一般双人床宽了半尺，一看就是自家木工打的笨床，样子虽不好看，看上去又宽敞又舒服。李夏不想留下，吴银弟瞪了眼睛，说：啥？这不是挺好吗？你家印钞票哇？就又给房主添了五十块，算把那张大床也租了下来。等房东一走，吴银弟腾地跳上了床，嚷：他妈的，我这一辈子也没睡过这么好的地方。李夏本想一人买一张小的，但那个大家伙摆在那里，哪还有地方？也就把心思藏起来。

从那天开始，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了。住在一起，才发现，彼此话倒少多了，常常是想要说什么，又都咽了回去。而且两人都有睡懒觉的习惯，常常是半上午其中的一个才醒过来。吴银弟终于憋不住，试探着说，咱俩真是姐妹呀，连睡觉都是一样的习惯。李夏就笑了一笑，不答话。吴银弟再要说话，看李夏已经是封口的样子，就把嘴边的话吞掉了。到了下午，两人各自说了“走啦”就分头出去找事情，然后晚间各自在外面吃过，回家只是睡觉。夜里又都睡不着觉。一般是李夏在一边看书，吴银弟在一边听赵本山和宋丹丹的段子。有时候，看着看着，李夏就会长出一口气；有时候，听着听着，吴银弟会咯咯笑出声来。也有的时候，两人一抬眼睛，发现彼此都在偷看对方。

李夏觉得吴银弟很漂亮。吴银弟很高，高大俊美。李夏在车站一看到她，就在心里叫好。不过她也承认吴银弟风格有些粗犷，有点儿咄咄逼人。和这样的人在一

起，不光是女人，就是男人，也会让她比小了，不过这正巧是李夏需要的，所以李夏和吴银弟在一起，就有一种安全感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第一印象，吴银弟主动说话，她才响应了她。以往，按李夏的性格，她不会同一个人热络得这样快，更不会没有什么了解就住在一起。相反，吴银弟也是看好了李夏的细致和婉约。李夏柔柔弱弱，不声不响，一看就是心思缜密的人。吴银弟觉得她和李夏正好可以互相补充。可以说，两个人都是让对方的第一印象打动了，谁也没有想得更多，所以一旦住到一起，才发现还是有些莽撞了。

第一个星期，好像约好的一样，两个人谁也没找到事情做，看吴银弟就有些心急的样子。因为有一天李夏醒来，一摸身边吴银弟早已不在床上，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就没有过。所以李夏断定吴银弟是着急了。

结果那一天，两个人在清江河广场碰上了。清江河广场一到夜里，就有男女扭秧歌。不全是老年人，中年青年小孩子，都有。扭秧歌的人多，看扭秧歌的人也多，人们好像都跑到广场来了。清江河广场容纳了很多的人和很多的心思。正巧是在广场上，两个人一扭头，就看见了对方。都不好意思走开，就坚持看扭秧歌。其实吴银弟是真喜欢看，不过，她猜李夏好像不喜欢。吴银弟看见李夏那视若无睹的样子，忍不住说，你不乐意看吧？李夏说，也不是。吴银弟说，你是没看进去，你只有把热闹真当成自己的热闹，你心里才能热闹起来，才能乐起来。吴银弟是一番好意，她觉得李夏有点儿落落寡合。李夏说，我为什么把它当自己的热闹呢？算了，我要回去睡了。说着李夏就挤出了人群。吴银弟看着李夏的背影发了一会儿愣，心里很后悔和李夏住到了一起。

那一天吴银弟回来得很晚，早就过了午夜。进了屋子的她好像有些心怯，甚至没敢主动跟李夏说话，也没敢听她的赵本山，蔫蔫地就要上床睡觉，其实这不是她吴银弟的性格。脱衣服时，一下子就掉出个BP机来。没等李夏问她，吴银弟就说，买了个BP机，二手货，便宜死了。李夏轻轻地瞟了一眼，看她，像是掩住了笑意，又像没有笑意。红了脸的吴银弟接着说她已经找到事情了。吴银弟这么说，心里期望李夏来问她，那她至少能少一些尴尬，但是李夏并不问她。她越不问，吴银弟越觉得心里发闷。不问买BP机做什么，至少要问问BP机多少价钱啊，可李夏就是不问。吴银弟感觉她就像一个奇货可居的人，却碰不上人问价一样。她是结过婚的女人，而且既有男人还有个两岁的女儿。这样的背景让出来做事的她很仔细。吴银弟是一个小钱也不乱花的人，用她自己的话说的不光这样，一个小钱也要赚。比如她和李夏跟房主侃房价那天，就把原来屋子里的一个搪瓷盆，硬从房主手里抢

过来。房主说，什么好东西，给孩子洗屁股的。吴银弟说，洗屁股怕什么？我也用她洗屁股。这么样一个仔细的人，买了一个BP机还喊便宜，这不是自相矛盾么？吴银弟说着说着，自己也觉得有些自相矛盾了。

那一晚，两人第一次刚过午夜就睡了。但是其实两个人谁也没睡实，在床上，你翻一个身，我翻一个身。后来，李夏索性点了一支烟吸起来。

李夏比吴银弟条件好一些，这些吴银弟已经感觉到了。李夏在家里念过大专，是师范专科音乐系的学生。这些她没告诉吴银弟。这算什么资历呀，现在硕士和博士找不到事情的都不算稀罕。但是，念过书和没念过书多少还是不一样，比如，李夏动不动手里抓了一本书，动不动把手里的书翻来翻去，就让吴银弟心里很不舒服。吴银弟心想，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多坐了几天课堂吗？我要不是不想念，现在没准也是博士了。

虽然买了灶具，在一起吃饭的次数却少得可怜。上午睡在床上，中午起得有早一些，有晚一些。有时候都醒了，也拖着不起。至那一天以后，过了午夜回来，在吴银弟就是常事了。而且至此以后，吴银弟的BP机时不时就“嘟嘟”叫起来，一叫起来吴银弟就匆匆化妆，再急三火四跑出去，有时候连个招呼也不打，所以吴银弟总像亏了李夏一样。她看出李夏不是很计较，但是她心里反而很不平衡，在她看来，这样的局面明显分出一种高低了。

李夏根本没想那些。从县级市开始，李夏已经走了很多地方。李夏一直在找寻和县级市不同的感觉，结果她确实走了很多的地方，却始终没有什么发现。哪里都一样，看不出什么变化，人事和物事。渐渐的，她明白她要找的变化根本就不存在，关键是自己没有发现不同，没有发现那些细致和柔软的部分——就像人一样，人身上都有粗糙和细致的部分，问题是你开没开发它，有没有感觉到它，问题是你感觉到的都是那些坚硬的部分。其实白天和夜晚，哪一部分不是自己的生活呢？哪一部分都是，你感觉它粗糙，它就粗糙，感觉它细致，它就细致。就像一块料子，你要抚摸它，更要感觉它。比如今天在早市上，李夏就发现了一对草编的小老虎，金黄金黄的，所以她一点儿没犹豫就买了来。要价是高了，她却不后悔，这对小老虎开发了她的坏心情。只要有这样的好心情，她就可以面对一切。她觉得，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。

李夏不想知道吴银弟在干什么。谁做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就像谁喜欢吃什么是自己的事情一样。你总不能逼着江浙人吃火锅吧？看着吴银弟急着说话的样子，她觉得好笑：我问你了吗？我没有这样的需要。自从和吴银弟搭伴住到一起，

她就没想隐瞒自己，她清楚有些事情想瞒也瞒不住——人们都在讨生活。但是隐瞒和不想说是不一样的。李夏以为至少她没有向别人说出自己的责任，比如，对夜晚，李夏可能就有不同于别人的看法，却从来没想到把看法说出去，因为，她没有这样的责任。

直到渐渐发现李夏也常常不在屋子里，吴银弟在心里长长出了一口气。以后的日子，她和李夏能在屋子里碰上，倒成了稀罕的事情了。她猜得出李夏做的是什么事情，她明白自己不会猜错。能是什么事情？面对这个新的问号，在心里她几次想好了答案。心血来潮的时候，她忍不住要问李夏，甚至忍不住要揭晓自己，一想，人家从来也没问过你呀，忍了忍，憋回去了。不过这样把话憋在肚子里比杀了她还难受。有时候，吴银弟就想，你不把肚子里的话告诉我，我把肚子里的话说给你还不行吗？两个人天南地北住在了一起，为什么要把话烂在肚子里呢？而且，两个人如果成了无话不谈的伙伴，做起事来方便得很，真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也会有个帮手。

吴银弟心里还有个更隐秘的想法，那就是她不愿意看到李夏一副水清水白的样子，她一看到李夏那副样子，心里就疼得要命。她早就猜到了事情的深处，就像她知道李夏晓得她做什么一样。她只是想让李夏把这一切说出来，吴银弟知道，只有那样，她心里才会摆平，也只有那样，大家才会公平。但是，李夏就是不说，你不说，早晚我要把这一切找回来。有了这样的念头，吴银弟总想找个机会，可是她渐渐发现，李夏不给她这样的机会。那就宁可歇一晚不走夜，去盯着她。想想还是下作，吴银弟打消了念头。

机会还是来了。

那一天晚上，吴银弟的BP机又叫了起来。她赶紧拿口红在嘴上拖了几拖就下楼了。走时她对李夏说她可能回来得晚一些。李夏说带好钥匙呀，我也要出去。偏巧那晚吴银弟回来得一点儿不晚。岂止不晚，天色还早呢。按照人家告诉她的地方，她转过来转过去，结果转到了附近的一家小旅店。等她从小旅店出来，抬眼就看见了自家的房子，而且看见了房中的灯光。那时候，她不想别的事，只盼赶紧回家冲个澡，身子黏黏的，连她自己都闻到了异味儿。在楼下她买了五个毛蛋，花了两块四，因为少给了一毛钱，卖毛蛋的骂了一声骚货送她，她也骂了一句骚货回敬。她刚要上楼，忽然看见了李夏。一开始，她以为看花了眼，又迫着看了一眼，没错，就是李夏。在李夏身后几步远，跟着一个人。两个人像似不认识一样，不过吴银弟明白那是给别人看的。吴银弟觉得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直到看不见人

影了，她又兴奋起来。在楼前花坛，吴银弟找了一个背光的地方坐下，一边慢悠悠吃毛蛋，一边抬起眼睛找她和李夏的房间。

刚刚还亮着灯，现在却拉上了窗帘。果然是那么回事了。吴银弟发现自己的心情渐渐好起来。心情一好，毛蛋却吃不下了。她现在越发急着和李夏见面，她知道今夜就是水落石出的日子，这想法让她觉得时间过得慢极了，慢得像乌龟爬一样。终于，她再也等不下去了，包好剩下的两只毛蛋，她三步两步上了楼。钥匙插进锁孔，左转右转怎么也转不动。难道上错了楼层？她上上下下看了看，认定没错。又开门，还是打不开。她想房中刚刚还亮着灯啊，就是李夏不在，钥匙也该好用啊，怎么突然就不好用了呢？还能在这守夜不成？还能一辈子不揭盖头不成？吴银弟恨恨地下楼了。在楼外的空地上，她又向七楼看过去——她们的屋子还是漆黑一团。吴银弟走进楼前的小卖部，咚咚咚喝光两块一瓶的矿泉水，才慢慢缓过劲儿来。一转身工夫，隔着小卖部的窗子，她看见属于她和李夏的窗子灯亮了。吴银弟狠狠扇了自己一记耳光——喊着“好你个妹子哟”——她兴奋得颤抖起来。小店主喊她，把空瓶子留下吧。吴银弟说，给你换糖球，你是小孩子呀？

这一次没费力气她就打开了门。

李夏在床上躺着，手里是一本花花绿绿的书。屋子里比平时还要干净，干干净净的屋子让吴银弟心里有些别扭。她把毛蛋放在小桌上，抬眼看见李夏书下有一部手机。一下子，她心里更透明了，但并不点破。她听见李夏说，你吃了吗？吴银弟不接她的话，反问李夏，你为什么不开门？李夏脸红了红，说，你不是有钥匙吗？还让我开门啊。吴银弟心想，嘴还这么硬，那好，我就把窗户纸捅破看你怎么办。想着，她提起了嗓子，说，我是什么东西敢叫你开门？李夏撇撇嘴，没有答话。吴银弟见李夏不说话越发有气，有意提高了嗓门，说，我们是什么东西呀敢叫人家开门？到底比我们高明啊，人家多轻巧，人家没出屋子就把生意做了。一边说一边不依不饶地盯着李夏。李夏假作看书，还是不说话。吴银弟又说，什么东西，哼！李夏张了张嘴，好一会儿，说，吴银弟，别说了行吗？求求你了，你不要说了行吗？李夏的话显得低声下气，吴银弟冷笑着看着她。此后，李夏手中的手机突然就叫起来。那声音听起来尖锐极了。看着“嘟嘟”叫的手机李夏不知所措。吴银弟一下子把手机抓过来，她听见里面喊着“看见我的手机没？”吴银弟说，你是谁？你跟谁要手机？一边说一边讥诮地看着李夏。

李夏脸腾地红到了脖子。她说，吴银弟你不要接电话。吴银弟止不住心中的快意，关了手机，说，这个东西比我的BP机高级多啦。李夏说，吴银弟，你不要再

说这个行吗？吴银弟心中硬了一硬，说，不说这个，说什么？

李夏中了枪一样缄了口。她清楚地明白吴银弟是在逼迫着自己了。为什么这样不留一点儿余地呢？非要把我掏空了，把我掏成你，掏成另一个吴银弟就好吗？李夏明白吴银弟并不一定有什么恶意，吴银弟只是想打开她，就像吴银弟盼着李夏打开自己一样。李夏想起小时候妹妹有个小木匣，妹妹总是谁也不让碰它。妹妹把木匣放在自己的小床上，睡觉也搂着它，甚至两次搬家，也是亲手抱着小木匣。那里面藏着什么东西呢？李夏像吴银弟一样，想知道妹妹的秘密想了好多年了，她也不知道妹妹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。现在妹妹已经恋爱了。

吴银弟看见了李夏悲伤的眼睛。是悲伤，不是讨饶。就在那一刻，吴银弟觉得李夏的眼睛很像自己两岁的女儿。清清的，却又浅浅的。女儿说妈——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，就是这样的眼神。她又觉得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

那一天，两人去了有名的“湖滨”大排档，喝了差不多有五六瓶啤酒，都醉了，又好像都没醉。吴银弟说，有时候我还真想醉上它一回。醉了，就没什么心事了。在大排档鼎沸的人声中，她几乎像喊一样，也的确在喊。李夏说，吴银弟，以后我们各做各的事，谁也不管谁，但是谁也别问谁的事，行吗？吴银弟说，说说怕什么？能说掉一根毛吗？闷在肚子里，怕连花花肠子也要烂掉了。

李夏说，就这一件事，求你了。

其实在心里她仍是另一种提问：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块地方呢？这不光是给我，也是给你自己留一块地方啊。有些事情不得不做，有些话是可以不说的。一切都打开了，就什么也没有了，就像古时候的园林，一览无余反而索然。妹妹的小木匣会有什么宝贝吗？李夏觉得，女人是不该把话说没了，就像男人不能把事做没一样。话说没了，就没有意思了。

吴银弟愿意待在屋子里了。一回到屋里，她首选的是睡觉，她总是把自己脱得精光，放在大床上，她感觉舒服透了，有时候，她真想就这样躺在床上不起来。这样多好，放肆、放松，放肆而又放松，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，人还图什么呢？吴银弟想，这才是自己的屋子啊。吴银弟宽容地以为李夏是念书念虚荣了，她现在心里摆平了不少。现在她和李夏不光是心知肚明，心照不宣，甚至有了攻守同盟的意思。哥儿俩一般高，这就是未来生活的标准啊。很多事情吴银弟都拿这个做标准，我不要去比哪个高，也不要比哪个低。现在的她和李夏，已经出现这样的格局，其实一开始就应该是这样的格局，可是这个李夏却绕了一个小小的弯子，女人，你绕弯子又能绕到哪里去？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？生活就是这样的。吴银弟觉得，现在的

李夏，才是一个真实的李夏，而她是愿意面对一个真实的李夏的，所以吴银弟比平时更加放松了。

不过当有一天她裸着身体从床上跳下来去卫生间，又裸着身体从卫生间回到床上时，吴银弟知道自己的感觉全错了。几乎每次，她都遭遇了李夏躲闪的眼睛。不是因为李夏，她几乎想不起自己是光着身子的，反过来，也是因为李夏，事后她为自己脸红了。李夏并没有说什么，她一句话也没说，也不是鄙弃的眼神，那样倒好了，那样吴银弟也不能服她的气。李夏是躲闪着不看她，不看她的身体。一开始，吴银弟并不是很在乎，她想，这个女子真是怪死了，光了身子怕什么，我吴银弟和你李夏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又不是男人，你躲闪个什么呀。所以接下来几天，她还是我行我素。

有一天下午回来，她看到了小桌上的一张纸条——李夏在纸条上告知她她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已经去车站了。吴银弟大大吃了一惊。她想不通李夏闹的是哪一出，自己心里免不了气闷：怎么就不辞而别了呢？她强制自己不去想李夏的事情，只隔了一会儿，吴银弟却发现自己心里空落落的，难受、虚无。她终于承认这和李夏离开有关了，终于承认她是在想着李夏，想着这个有点儿另类的女子了。她想也许李夏还没走呢，或者买了车票但没上车呢。她想如果李夏有个山高水低，她该负什么责任呢？这样想着的吴银弟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出租车上了。司机问她去哪里，她听见自己说去车站。在路上，吴银弟忽然明白她和李夏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照不宣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知肚明，也不是什么攻守同盟。这样想想之后，虽然有些不舒服，却生不起李夏的气来。她现在最着急的是能不能见到李夏。吴银弟明白，李夏绝不是故意的，她不是有意和自己做对。因为李夏不是有意的，不是故意和自己做对，吴银弟反而为自己脸红了。她说不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，总之她明白这不光是什么赤身裸体的事，不光是这个，至于究竟是什么，她却说不出来。她看出来，就这一件小事，她让李夏比下去了。就像两个在一起掐架的公鸡，一个把另一个打败了。以后的日子，不再光着身子睡了，不光着身子，自然也就不会光着身子上卫生间，自然也不会碰到李夏躲闪的眼睛。

吴银弟果然在车站找到了李夏。后者已经检票了。吴银弟三把两把撕碎了车票。吴银弟说，你以后有话就说，别憋在肚子里，你不说，我比你还难受。李夏看着随风散落的纸屑，不说话。吴银弟醒悟自己又说错了话，想要改口，被李夏堵住了。

还有一天，当然是下午，吴银弟被李夏开门的声音惊醒了。一睁眼，李夏拖着

一只纸箱子进来。吴银弟不解地问，你要干什么？想在这里扎根呀？

李夏不说话，咚咚咚喝水，喝过之后把箱子打开了，拿出来长长短短的管子，又把长长短短的管子接到一起，然后把那东西立在了床的一边，是她李夏的那一边。这一回吴银弟看明白了，那是一个落地灯。

李夏说，要强光有强光要弱光有弱光呢。边说边在灯上拧了一下，那灯就亮了；又拧了一下，灯暗了，光色柔柔的；再拧，暗得和夜里差不多。吴银弟说，一会儿亮一会儿黑的，咱们哪一天看的不是这个？

李夏说，可那不是在自己屋里。

吴银弟没有说话。她想这个人又在使性子了，毕竟自己也活在屋子里，有个落地灯也没什么坏处。她听见李夏说，吴银弟你说白天好还是夜里好？李夏以为刚才自己话说得有些硬了，所以心里很有些歉意。吴银弟说，都好也都不好。白天好，可是我们在睡觉，也就不觉得好了。李夏说，我说夜里好。吴银弟说，好什么？李夏说，小时候，一到晚上，我奶奶就给我读故事。我奶奶是个小学老师，所以会读很多故事。我奶奶读得特别好听。我奶奶告诉我，天上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人，她说你没见他们总是眨眼睛吗？吴银弟说，她是哄你呢。李夏说，我知道我奶奶是哄我，可我还是愿意听。给我读故事的时候，我奶奶就抱着我，抚摸我的脑袋，就像给我梳头一样——我奶奶不给我读，我就不睡觉，小时候我最喜欢夜里了。有星星的夜晚，在我就像过节一样。听着的吴银弟忽然有些鼻酸，她装出没在意地说，哎，真的，让人梳头真的很舒服哇。我小时候是我爸给我梳头。有时候梳着梳着，我就睡着了。李夏说，后来，我奶奶就不给我读书了。吴银弟说，为什么？李夏说，她看不见了，她得了白内障。吴银弟说，啊，她得了白内障？

李夏说，所以我才买了这个落地灯。

吴银弟眯着眼睛，说，你想给她送回去吗？可这个东西也不管用啊。

李夏说，不是给她，是给自己。我奶奶已经死了。

吴银弟说，棚顶不是有日光灯吗？

李夏说，我喜欢这个。

吴银弟说，给谁看？

李夏说，不给谁看，给自己。

吴银弟吃惊地看着李夏，李夏泪流满面。

吴银弟问，李夏你怎么了？

李夏总是试着把过去的生活找回来，也不是全部，一小点儿。她一直不认为自

己是一个任性的女人。李夏知道吴银弟是为了她的女儿，那自己呢？好多日子过去了，她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，最后她发现，属于自己的竟是那么一小点儿，真就是一小点儿，小小的，几乎看不见。更多的，大部分，都属于别人，而且，就像捧在手里的水一样流走了，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流走了。什么时候也能让我任性一回，为自己任性一回呢？现在，在她身边，吴银弟不断追问她怎么了，李夏说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

吴银弟问，你是不是碰上什么事了？比李夏小两岁的吴银弟觉得这一会儿心思变得软软的，她真的想把李夏搂过来，像搂自己的女儿一样。

李夏说，也没什么事。就是我昨天碰到一个人——

吴银弟“啊”了一声，说，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是男人吧？熟人？

李夏说，不是，我不认识他。

李夏是在回来的路上碰到那个人的，那是个高高瘦瘦的男人。那时已经是下半夜了，在那条冷僻的街上始终也没有看到一辆出租车，而且看不到一个人，她只好硬着头皮走，边走边回头看。结果她就听到了后面的脚步声。她回头，一眼就看见身后果真跟着一个男人，她的心立刻揪紧了。她发现那个人正大步流星地追她，清江河边发生的故事让她预知了结果，她一步也走不动了，她蹲了下来。

吴银弟问，是个流氓吗？

直到听见那个人的问话，李夏才醒过来。她看到了一双温和的眼睛，那里面装满了惊讶和关心。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，三十几岁，或是四十几岁。他问她你怎么了？你需要帮忙吗？李夏这时已完全清醒过来，她明白眼前这个人就是身后的那个男人。她真是久违了这样的场面，现在她心里装满了对他的感激，她甚至想时间就停在这儿该有多好。她听见那个人说，给你叫辆出租车吧。恰好就过来了一辆出租车。那个人扶着她站起来，替她打开了车门。

吴银弟说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

但是好几天了，李夏心里一直是那双温和的眼睛，和那双眼睛比起来，以往的一切都很破碎，很虚无。吴银弟想劝李夏收住眼泪，却止不住也要落泪。嘴里却说，别想它了，走吧吃毛蛋去，今天我请客，记住，两块五啊。吴银弟很长时间不再多话了。只要回到屋子，她总是做一些很细碎的事情。比如，她现在正在勾的一副塑料杯套，比如她始终想给草编小虎扎个领结——她当然没有真的去干，后者只是她的一个念头。

咱们过一个正正经经的白天吧。李夏建议。

午后四点，她们下楼。这样的阳光亮得晃眼，晒在身上很舒服。她和她夹在人和车河里，心情渐渐好起来。

她们俩先到浴池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，然后化了淡妆。虽然是淡妆，化得却很仔细，五官里一个地方也没有拉下。她们俩一点儿也不着急，从从容容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一个过程，一个步骤，甚至一个不起眼儿的细节，有趣而又轻松。此后，在步行街的一家室外饮品店，她和她坐在遮阳棚下挑了两个座位。在这个位置，她们能看到许多人，也能想许多事。步行街虽然人声物声鼎沸，两个人还是能分出女人细碎的笑声和高跟鞋点在路上的“咯咯”声。这样的声音让她们开心。开心而又轻松。

喝点什么？两个人同时问对方。

咖啡吧。李夏说。

洋饮料我喝不惯，苦。吴银弟嚷道。

换你爱喝的。李夏说。

不换了，就咖啡吧。吴银弟笑了。

阳光变斜了，她和她慢慢啜着咖啡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。